

吳越春秋
漢武內傳
雜事秘辛
西京雜記
飛燕外傳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駝署

吳越春秋目錄

卷一

吳太伯傳

吳王壽夢傳

王僚使公子光傳

卷二

闔閭內傳

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

卷三

夫差內傳

勾踐入臣外傳

卷五

勾踐歸國外傳

勾踐陰謀外傳

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卷一

漢趙曄撰

臨川游桂校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曰姜嫄字說文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

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姬作原台作

郃郃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郃同

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

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姪姬嫄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

詩生民篇所謂

履帝武

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

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

復置于澤中冰土眾鳥以羽覆之

詩云誕置之寒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

樹亦種也

禾黍桑麻五穀相

去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梁稷黍禾粱麥豆稻各得其

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遂疑富作逐

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

也窮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

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密立

帝王世紀后稷納姬氏生不密括地志遭

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

周本紀不密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蔭韋公劉避夏桀於

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

慶節子皇僕皇僕子老彭老彭子毀喻世本

喻作榆毀喻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

國世本作亞國書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國字亞國子公叔祖類公叔
祖類子古公皇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處節至是為八世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為狄人所慕冀

戎始而伐之黃巢孟子作獯鬻史記作黃巢向奴傳作黃巢者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羊牛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

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

古公乃杖策去卻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岐事杜預云岐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岐即郿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

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郿人父子兄弟相帥扶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美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太

任氏音泰任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氏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龍卵

多不載瑞升書文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如指曰歷者適也知

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亦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

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句吳顏師古注夷俗誤發聲猶越為子起也吳人或問何像像宜當作據而為句

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力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

共立以為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

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

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

后稷封為王者之援至太王季文王此為諸侯興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周子思曰周自

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鬯拒邑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陟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

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大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公奭而伐殷天下已

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

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奮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向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廬車作轉廬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卑是時晉獻公滅周止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卑子去齊齊子壽夢立
公切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

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今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

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適吳以為行人教

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

將去敗吳師二國從斯結仇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五年伐楚敗子反

楚恭左傳作共王怒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馬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孤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為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

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

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與札臣誠耕於野王

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

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通通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常晨

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吾心

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

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由太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荆

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入誦之不絕于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庶存道亡太子而自立是為成

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

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公宣庶存道亡太子而自立是為成逆逃奔宋明年又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之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

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

子延陵季札之邑也漢改延陵為毘陵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

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亦隱曰餘祭以二十九

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閭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吳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云餘祭

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當當剛十字十七年亦及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鎮江吳

擊之楚師敗走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

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

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皇光懼因捨復得

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掩蓋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五年楚之亡臣

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名以直諫事楚莊

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

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

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經矢卒音祥忽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

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谷縣有臺在城內與登馬

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木土之崇高杜預曰南郡華谷縣有臺在城內鏤之刻畫

金石之音絲竹之淒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稷氣也大不過容宴豆不妨守備郭守簡

故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令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卿

士訕謗豈前王之所感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

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

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杜預曰城父楚城父縣居城父將

城父杜預曰城父楚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乎無

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

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

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

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

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

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己支傷目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恩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徠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讎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貫通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諱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發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城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隣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友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

以索我者美珠也。令我已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浸急。今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尋。清當作尋。四尺曰初。倍初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盡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大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夫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山山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夫。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盡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營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遂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營飯其盡。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盡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顧從適。何宜饋飯而與。大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太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狎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宣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

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

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譏伍胥之諫諫當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

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與師今

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

媚乃得勇士專左傳作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

敵且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

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膚

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遣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

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

人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次曰李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

及季札念季札為使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

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

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

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詮期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平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

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

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八年僚遣

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

爭界之乘而戰起
謂之淮細故哉

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諱樊之外於是三十年矣書此云傳遺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

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果令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

初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脾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

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楚

以秋為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曰楚邑名曰平王卒吾志不忿矣

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復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忿矣

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傳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

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使公子蓋餘燭庸左傳蓋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

晉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

兵未知凶吉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

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我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

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宮室中左傳作瑤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

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棣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

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至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出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

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戰有投兵也周禮載長丈六尺增韻載枝為戟

註戰謂兩軼詩註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為轂轂末之小穿容軼胸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連背王僚既死

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

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讓位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忍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

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過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封之於舒
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二

閭閻內傳第四

閭閻

左傳作閭閻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

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閭閻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垂淚頓首

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閭閻曰非

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

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閭閻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

潤濕又有江海之言若無守禦民無守依倉庫不設田疇不蠶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

是其上者閭閻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

庫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閭閻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閭閻曰寡

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

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立蛇門

者以象地戶也地戶為閭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

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不

蛇北向首內示越虜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閭闔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備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十

將鑄作名劍二枚十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閭闔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

一曰十將二曰莫邪莫耶十將之妻也十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

五

下降而金鐵之精不消淪流於是子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子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子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義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子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子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子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閭閻其童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閭閻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鏐中缺者大如黍米數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閭閻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鉤獻於閭閻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鉤王乃舉眾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尾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綽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州黎之孫平王誅州黎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閭閻曰州黎何罪子胥曰白州黎楚之左尹號曰邲宛邲宛當作邲此書似以白州黎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邲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黎之子曰事邲宛邲宛之子曰伯詬宛亦姓伯又別氏邲吳世家曰楚誅伯州黎其孫伯詬奔吳此云伯州黎號邲宛非也元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龍朝陽遙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與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邲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邲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閭閻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瀕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

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佐子
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閭閻傷之以為夫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
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照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
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
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隣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
不甘呀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欲復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閭
閻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
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
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姓要平聲名離臣音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
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
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
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持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
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
旋踵於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
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子要離當作被被音被詰責恨怒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
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猶存瞋音瞋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
閉登其堂不闌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挫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極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嘗占者占疑當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相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閭閻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梓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訢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

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曰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曰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和鑒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豎刃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槌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駐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撫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瞞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群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王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感之蓋聞仁者

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勉作州聲與郢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隣國所笑，且郢郢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東威、銳志，結讐

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

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

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閭閻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

梓題，湊為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

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閭閻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越絕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

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閭閻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

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

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去一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涓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

命曰邪溪之鐵赤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

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閭閻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

楚用子期為將，吾即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一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

楚用子期為將，吾即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一邑。